



●良 心

海外百歲機工李亞留

2018年5月3日晚，馬來西亞福建籍南僑機工李亞留在東馬來西亞的沙撈越州古晉倫樂家中與世長逝，享年100歲。李亞留是馬來西亞最後一位逝世的南僑機工，也是海外最後一位逝世的南僑機工，他的生平經歷成為華僑抗戰歷史的重要見證。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弔唁李亞留時稱他為「抗日英雄、炎黃忠魂、華人楷模」。

沙撈越州是馬來西亞東部的一個州，也是馬來西亞面積最大的一個州，面積達12萬多平方公里，佔馬來西亞總面積的38%。北臨南中國海，南接印度尼西亞西加里曼丹，東鄰文萊及東馬來西亞的沙巴州。沙撈越州以多元民族和熱帶雨林著稱。2023年時人口約276萬，華族佔總人口約24%，以客家人和福建人為主，多聚居在首府古晉和第三大城市詩巫（被稱為「小福州」）等城市。我曾兩次去沙撈越，印象最深刻的是那裏的特產野生貓山王榴槤和忘不了魚。

李亞留1919年出生在沙撈越州最西邊的古晉倫樂縣倫樂鎮裏。倫樂人的母親河加次河從李亞留家門前流過，通往南中國海。這是古晉唯一通海之地，百年前古晉的先僑在這裏望海思鄉。李亞留父親是一位炸油條的小商販，家庭日子艱難。1939年，20歲的李亞留響應陳嘉庚號召，成為沙撈越第一批南僑機工回國支援抗戰。在沙撈越州，先後參加南僑機工的華僑青年有百餘名，其中就有前面說到的潮汕籍機工許海星。李亞留是從古晉出發的第一批3位南僑機工之一，他和一同從古晉出發的兩個夥伴坐船先到越南西貢，後從河內前往中國昆明參加訓練。

李亞留清楚地記得，南僑機工在滇緬公路上搶運抗戰物資，累了困了或遇到危險時，常常會唱起自編的戰歌：「車在我們的手上，血在我們的胸膛」「不怕山高，不怕路遙」「快把運輸任務達到」……李亞留常常單獨執行任務。他獨自出發，拚命趕路，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和路程，總是要直到天黑看不清路才歇息。他憑借駕駛技術多次化解險情，完成危險任務，一次次死裏逃生。

在滇緬公路上，日軍飛機的轟炸是對南僑機工人車安全最直接的威脅。由於雲南多山多林、多雲多雨，敵機要尋找轟炸目標並非易事。日本特

務就在滇緬公路沿線收買了許多漢奸，為日機轟炸偵察指示目標。有一次，李亞留在一個山坡上的林子邊停車休整，一個乞丐模樣的人到車子旁來乞討。李亞留想起受訓期間教官特意強調要注意路上可能有日本間諜活動，於是他仔細觀察那乞丐，發現有些奇怪。他不動聲色，利用巧計將此人制服，後來經過審問，這乞丐果然是個化裝的日本間諜。據戰友介紹，李亞留不僅勇敢，而且聰明有智慧。有一次李亞留車隊執行任務時，滇緬公路上的咽喉工程功果橋被炸斷，他當即向隊長建議用空汽油桶做浮橋，確保車輛迅速過江。那次連日軍也覺得奇怪，還專門派間諜來偵察原由。後來這個經驗被修路部隊採用，一次次迅速修復被日機炸斷的橋樑，確保運輸暢通。有時機工的車輛在荒山野嶺路段拋錨會遭到野獸襲擊，有次半夜李亞留駕駛的卡車發生故障，他睡在車裏過夜。突然有5隻野狼圍上來，在車頭張牙舞爪地吭哧吭哧喘氣。李亞留猛然發動汽車，開大車燈，提高馬達聲，把野狼嚇得狼狽逃竄。

1942年滇緬公路中斷後，李亞留加入了中國遠征軍，先後赴緬甸、印度作戰。1945年日本投降後，李亞留選擇復員南返馬來西亞。至於為什麼要返回馬來西亞，據李亞留說，是因為他的上司要他繼續留在軍隊，而他不願意跟着國民黨軍隊參加到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戰裏，所以堅決地回馬來西亞了。1947年，李亞留從印度取道新加坡回到家鄉古晉倫樂鎮。回到家鄉，令李亞留等南僑機工感觸最深的是，對照回國參加抗戰時的照片，那時一個個陽光帥氣的小伙子，這時都被戰爭折磨得鬍子拉碴，老氣橫秋。他們南返時境遇慘淡，冷冷清清。一別七八年，南洋碼頭送別的熱鬧恍如隔世。李亞留回到古晉時，只有妹妹一人接船。自他離家，親人連日軍報復，弟弟被殺，父親逃亡中病逝。有的機工回來後被英國殖民當局視為馬共分子，在戰略村關了多年。

回到古晉後，李亞留先在船運公司工作，後來他買了一輛小型巴士在古晉市載客。為了紀念在昆明參加抗戰的日子，他給自己的巴士命名為「昆明」，但對自己在滇緬公路上「戰鬥」的日子閉口不提。據李亞留自己說，一開始是因為擔心當局敏感，不能說。後來則是覺得孩子們也不



●百歲機工李亞留

作者供圖

了解，不好說。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對南僑機工及其遺孀有了撫恤政策，但在馬來西亞等海外的南僑機工仍幾乎被湮沒在時間洪流中。直到中國內地的學者來馬來西亞找他搜集南僑機工的歷史資料，他才講起當年在滇緬公路上抗戰的經歷，他的子女才逐漸知道了他的英雄事跡。

李亞留退休後定居在加汀山下，他育有三男一女，平時串門，自得其樂。他一直保持早起早睡的習慣，每天吃過早飯便騎着自行車，到3公里外看看女兒，再騎到鎮上找老友喝杯咖啡閒聊家常，一直到九十四五歲還是身形健朗、利落。2013年5月，中國新聞社記者隨廣東省僑務辦公室調研團前往馬來西亞採訪了生活在沙撈越州南僑機工李亞留和許海星。當年，世界上只剩最後15個南僑機工，他們均已年近百歲，都過着最普通的晚年生活。他們中有10人生活在中國，4人居住在馬來西亞，1人在加拿大。而在沙撈越一地竟有3位，除了李亞留和許海星，還有一位叫馮增標。3位都已是年近百歲的老人。

2014年，在馬來西亞沙撈越華人學術研究會會長林詠華的努力下，李亞留和另外3位海外南僑機工一起，受邀重返昆明參加抗戰紀念活動，他們在時隔70年後再次回到昆明，達成了一個夙願。96歲的李亞留故地重遊，激動得多次落淚。他給昆明市博物館捐贈了有關南僑機工的22件文物和11件資料。2017年，廣州南方日報記者到馬來西亞拜訪李亞留，年近百歲的李亞留一早就騎車到女兒家附近的車站等候。他興奮地向記者展示了他的南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榮譽紀念章，在接受採訪時，他對當年駕車行駛在滇緬公路上的日子仍然記憶猶新，他還向記者繪聲繪色地講述盤山路上一個又一個的「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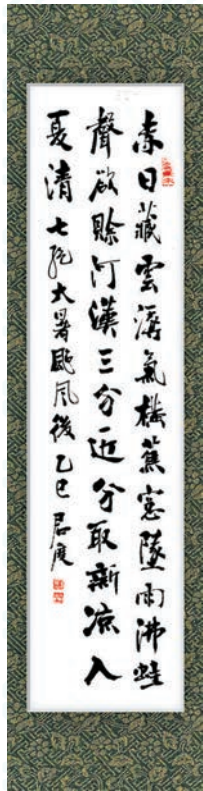
公路的險峻、戰友的犧牲、抗戰的艱難都讓李亞留留下了極其深刻的記憶。除了這些，最讓晚年李亞留難以忘懷的還有和戰友們慶祝勝利時吃到的一種「燒鴨」。李亞留的外孫周鵬為了幫外公「圓夢燒鴨」，向訪問過李亞留的中國記者求助。經過各方努力尋找，最後才弄清楚老先生當年吃過的「燒鴨」是昆明的「小刀鴨」。



文化解碼

●梁君度

詩詞度墨香



七絕·大暑颱風後

赤日藏雲滃氣橫，
蕉窗墜雨沸蛙聲。
欲除河漢三分近，
分取新涼入夏清。



●颱風「韋帕」日前襲港，堅尼地城海旁巨浪拍岸。資料圖片



生活點滴

●徐永清

想念軍營尤加利

昆明多尤加利，我們的兵營更多。它長得高大偉岸，需仰視。它的枝條疏朗有致，葉子大而稀疏，輕風過處，沙沙作響，有金石之韻。每每聽到這聲響，總要觸動我莫名的鄉愁。這愁是淡淡的，卻是持久的，揮之不去的。這其中有惆悵傷感的意味，也有些許溫馨快樂的成分。這兩種因素始終交織在一起，在心胸攪和着、衝撞着、升騰着、擴展着，使我時常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少年從軍，15歲這個年齡，對大多數孩子來說，還依偎在父母的懷中，享受着無盡的呵護。可那時，我先在西安的軍校特訓，後來輾轉來到昆明。我們的部隊是總參的一個機要單位，基本都是職業軍人。本來所需的兵員就少，加之招兵的年限間隔又長。我到昆明的時候，部隊裏連一個老鄉都沒有。對故鄉的思念，沒人與我產生共鳴，致使我的鄉愁越發強烈，無法排解。

我的家鄉沒有尤加利，在鄉愁的引發下認識了它。尤加利原產於澳洲，於上個世紀初期引入我國。它是一種速生的樹種，五六年便可成材。其樹幹的紋路呈擰曲狀，抗震性極強。過去常用於鋪設鐵路、架設橋樑、用於工礦的支柱。如今它的實用範圍正在拓展，人們把它做成紙漿，用於造紙；或是加工成板材，用來打製傢具。尤加利還有股特別的味道，似香非香，似臭非臭，似樟腦非樟腦的氣味，還有點沖。可人們用它來提取芳香油，用來做糖，或是食品添加劑。有種桉葉糖，用來保持口氣清新的糖果，採用的就是這種芳香油。

說實話，每當鄉愁襲來之時，我總認為是無能的表現。那時就恨自己太怯懦、太無能、太多愁善感。後來讀魯迅先生的書，先

生曾有「無情未必真豪傑」的詩句。毛澤東讀白居易的《琵琶行》，對主人公的境地和心情也產生共鳴，潸然淚下。由此看來，多愁善感並不是壞事，大凡成大事者，必定是情感豐富的人。我雖成不了大事，但對我來說是些許慰藉。

其後又讀到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對尤加利觸動的鄉愁，他老人家亦有同感。先生是高郵人，高郵屬揚州，我跟他也是同鄉。汪先生早年就讀於西南聯大，曾在昆明生活過七個年頭。看來尤加利確是一種撩動、觸發鄉愁的樹木。尤其在特定的地點、特定的條件下，讓人產生的共鳴是一致的。

猶記得我的青少年時代，情感豐富，精力旺盛。每當鄉愁襲來，我便拚命讀書以排解。那時書很難找，只能找到什麼就看什麼。這給我以後的寫作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那時我還努力讀詩寫詩，培根云「讀詩使人靈秀」。確實，詩讀多了，易觸景生情，易生感慨。其實詩歌是抒發情感最好的文藝載體，尤其是抒發鄉愁最好的工具。那時的愁也太多，感慨也多，真是漫無邊際，沉重壓人。

我能走上文學道路，跟尤加利有關，跟鄉愁有關。我在昆明的那些年，實在寫了不少抒發鄉愁的詩文，其後有點寫熟了，寫順了，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後來每有感觸，不問是讀書心得、人生感悟；不管是喜是悲，也不論是記事還是抒情，都付諸筆端。從此便拓展開來，一發不可收拾。

我感謝尤加利，它給了我許多蒼涼傷感的思緒，它給了我許多美好又溫馨的回憶。我想念尤加利。

豆瓣閒話

●青 絲

吃醋

我近年發現，人的口味也會隨着年齡增長變化。過去我嗜甜，連吃水果都是選西瓜、荔枝這些純甜的品種，稍帶點酸味就會很排斥，覺得受不了，現在我卻開始主動吃醋——每天煮麵條或餃子，會搭配一小碟陳醋，令麵食微具酸意。緣於到了一定年紀，不敢再像以往那樣放肆吃喝，吃麵食需借醋的酸味來降低碳水的升血糖指數。不過，雖然一開始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漸漸地我發現醋與麵食其實很般配，能為人帶來更豐富的品食感受，令味道更勝一籌，於是每頓必備。這種連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的口味變化，或許就是中國飲食文化中最蠱惑人心的部分。

從古至今，醋被與人聯繫在一起，幾乎都具有貶義。古代譏稱那些冬烘迂腐、不識世務的儒生為「醋大」，抑或「窮酸」「酸秀才」，喻其酸腐古板，抱殘守缺，醋氣沖天。若是形容一個人言行虛偽，假裝斯文，則謂之「喬文假醋」。清代有一首很妙的《詠醋》詩，首句「書生風味美人心」以冷雋的幽默筆調，借醋來諷喻那些自視甚高的讀書人酸腐和女人的善妒。結句「我亦醞雞感身世，半瓶羞澀到而今」，又嘲笑那些淺薄的書生，高調處世，猶如半瓶子醋，時不時要見溢出來。

北宋初，范仲淹的爺爺范質在宋太祖朝出任宰相，有名言：「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初一看，會以為范質是鼓勵男人要多飲醋，胸懷才會寬廣。不知道是不是出於這樣的宣傳，有一陣子人們到飯店吃飯，喜歡點一瓶老陳醋，兑在冰鎮的雪碧裏喝，說是可以養生，兼而對「吃醋」脫敏，少妒寬廣胸懷。清涼沁甜的雪碧兑上陳醋，味道確實不錯，尤其飲酒過多的人，可以藉着碳酸氣打嗝，讓醋味直衝鼻孔，酒意便消解了幾分。

但仔細沉吟品味，會領悟范質所說的「鼻吸三斗醇醋」，是指一個人要有足夠的學問和涵養，如此方能消除之前身上可能連自己也不能意識到的迂腐、鄉願酸氣。過去我除了吃魚時不小心被刺卡住喉頭，需被迫灌幾口醋之外，基本上不沾酸味，真正讓我與醋建立鏈接的起因很偶然。我有一次去吃小籠包遇到一個意大利人拼桌，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便交談了幾句。店裏有為食客準備的碎青椒，浸泡在米醋裏，意大利人舀了一碟，用小籠包蘸着帶有淡淡辣味的醋吃。他說在意大利，很多人有吃披薩前先喝一點黑醋的習慣，以此避免攝入大量碳水導致血糖飆升，勸我也試試。

我開始吃醋以後，回想以前自己一味嗜甜，甚至有點後悔沒有早早培養出對於不喜歡口味的容忍度。生活本來就是酸苦苦辣鹹五味雜陳的，我過去的飲食習慣，說明我沒有耐心去嘗試並期待更好的複合口味出現。



●321窟西壁龕頂有着憑欄菩薩和飛天。作者供圖



詩詞偶拾

盛夏的綠

有一種綠，叫盛夏的綠
層層疊疊，漫向天邊
碧野鋪陳，深田凝黛
翠坡漫卷，墨河沉璧
正是蒼穹傾翻，潑作綠的瀚海

這一種綠，是浸到根鬚的綠
綠得能擲出水來
綠得能培涼暑氣
綠得能熨帖浮躁

有了這綠，便有了對抗酷暑的膽氣

從淺碧到濃黛，由疏淡至稠厚
盛夏的綠飽滿得要溢出來，肆意奔流
萬物正旁若無人地拔節，撐滿了日子
陽光便提著金盞趕來
為這悠長夏日，再添幾勺熾烈

盛夏，用漫山遍野的綠
鍛一座城堡。多想蜷進這綠的褶皺裏
看草尖結籽，聽蟲聲織網
擎一樹將謝的繁花，與流水說些家常
潤開生命的蓬勃與浪漫

■ ■ ■ ■ ■ 歡迎反饋。副刊部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 ■ ■ ■ ■

■ ■ ■ ■ ■